

Asian New Force 評判會議

出席評審：Mary Stephen，傅慧儀，何宇恒

ifva 代表：鄭珮詩

傅慧儀：過程中我們都各自提名約十二部作品，有些作品有三票的自動入圍，有些只有一兩票的作品由各評審遊說自己屬意的。

鄭珮詩：第一部是《Intoxicant》。

何宇恒：我看得懂，但不太肯定。

Mary Stephen：我起初也不明，但後段有些驚奇，引起我猜測結尾會怎樣，感覺頗新鮮和有創意。

傅慧儀：今年參賽作品的水準頗高。《Intoxicant》處理的是現今網絡的議題，頗為少有和新鮮。它不是要有很強的劇情，但創意值得欣賞。一般不懂電腦的觀眾會看得吃力。

Mary Stephen：我看了一陣子才明白，我認為值得欣賞的是這做法可以很難看。

傅慧儀：看完之後還會回味的作品。它用病毒作題材，要影像化一個這麼虛擬的世界有難度，它一定程度做到了，但技術比較粗糙。

Mary Stephen：那女孩說她只有在這世界才找到人和她溝通，成功地騙了主角也騙了觀眾。

傅慧儀：我起初不知道第一個進去的男孩就是那 HACKER，要回想起來才知道。

何宇恒：其實頗明顯。

鄭珮詩：《河龍川崗》。

何宇恒：我覺得開始還好，但最後好像要把所有東西完結，用敘事技巧「扭」到最後變得太完美，沒有神祕感。人物和背景都頗好，但最後兩個男子不太有「人」氣。

Mary Stephen：去到中間便猜到它的方向。

何宇恒：它的 set-up（設定）不錯，但發展下來情節太方便。

傅慧儀：來自電影學院的痕跡太明顯，但它的選角不錯，若不是這兩個男孩演便變成另一種格調，我很欣賞選角，我覺得頗能表達韓國人在大陸的生活和文化差異，但後面太過刻意，沒有之前的純情，但技巧是成熟的。

鄭珮詩：第三部是《愛的填字遊戲》。

Mary Stephen：我只是明白中間。

鄭珮詩：我的理解是它說的是兩個人的故事，兩人的關係像一凹一凸，互相補足，這戲就是說這兩個人的狀態。

何宇恒：我有 mixed feeling（感覺混雜），個別場面拍得很好，沒有《河龍川崗》般純熟。

Mary Stephen：我覺得有點慢。

何宇恒：好像沒什麼有趣的東西要講，很多感覺表達得還可以。

傅慧儀：但不是很突出。對白很少，沒什麼發展，沒把關係昇華。

鄭珮詩：《簡單作業》。

傅慧儀：頗 enjoyable（好看），起初不是我首選的十部，可能排第十一至二十，因為它簡短和簡單，我喜歡故事，又幽默，但音樂是否沒版權？

Mary Stephen：很明顯沒有，聽得出是 Morricone。

何宇恒：這沒所謂，我覺得 ok。

鄭珮詩：《Shred of Hope》。

何宇恒：我喜歡，但問題是片名。太「白」了，片名可叫孩子的名字，我看的時候本已忘記前面的片名，但最後片名出現時便覺得：死，好像把所有東西都告訴你。若不是這片名會好點。

Mary Stephen：不錯，剪接方面做得蠻好，而且有驚奇。

何宇恒：我也覺得最後頗好，而且很少戲能拍得出一個人的尊嚴。

傅慧儀：起初看會覺得這題材很難拍得好看，但越看越感動。

何宇恒：我開始看的時候覺得它沒有什麼想 impress（打動）我，但看下去知道它用很簡單的東西打動我，不用費很多周張，這不容易。

傅慧儀：老闆跟警衛怎樣對主角的戲很難處理，他不是要辭退他要他馬上走，很有人性。那屋主迫他走也很無奈，那種角力很感人。

鄭珮詩：下一部是《Energy Flow》。

何宇恒：像高達也像 Vertov，其實很危險！

傅慧儀：它明顯要放不同的媒體在一部作品內，很難下評語。

Mary Stephen：不是很打動到我。

何宇恒：我覺得很特別，但不肯定它說什麼。

傅慧儀：起初選這部片是因為它對電影的熱誠，但結構上令人不舒服。

Mary Stephen：你不肯定它做得未夠好還是做作。

何宇恒：它說的話很重，但高達就有開玩笑的感覺。

傅慧儀：但參賽作品中很少問有關於電影的問題，而且它用了很多種物料。

何宇恒：我覺得不用問，你既然在做，還問什麼？

鄭珮詩：《On the Road to Tel-Aviv》。

何宇恒：它說的議題很大，但很切身，因為以色列面對這樣的問題。

傅慧儀：我欣賞那場在街上有很多人在爭論，有個母親爲了保護女兒說了大番說

話，我覺得它很能營造緊張氣氛。這一場不容易寫。

Mary Stephen：它出發點是好的，而且很需要有這種戲，但我覺得整部戲可以緊湊點。

何宇恒：它的設計很明顯是爲了最後那場。

鄭珮詩：《Booths》。

傅慧儀：是唯一一部紀錄片，是一部很好看的紀錄片。

Mary Stephen：長了點。

何宇恒：它說的東西不是很深入，停留在表面。應至少嘗試問多一點。

傅慧儀：他選了這個有花招的題材，若不是這個題材用這結構就很悶，但處理得比較「平」。

何宇恒：前面十分鐘可以不要，直接一開始便看到那人，感覺可能還強一點。

Mary Stephen：結構頗重覆。

鄭珮詩：最後一部是《The Last Day of Bulkin I.S.》。

Mary Stephen：蠻有趣，但似曾相識。

何宇恒：電影學院很多這樣的作品，蠻成熟。若是靠它找工作，應可找到。

傅慧儀：劇本不錯，我喜歡它的短，恰到好處。演員也好，很悅目。若是半小時未必好看。

Mary Stephen：其實是 Sketch（素描）。

鄭珮詩：現在可以提名，第一方法是淘汰不會考慮的作品，第二是直接提名得獎作品。

傅慧儀：我提議《Shred of Hope》和《Intoxicant》。

何宇恒：我不介意，若是《Energy Flow》我有少少介意。我喜歡《簡單作業》的坦白，很少電影這樣坦白，意圖很透明，敘事很直接，不像《Booth》有點 smart ass（自作聰明）。

Mary Stephen：可否讓《Shred of Hope》和《Intoxicant》分享大獎？

何宇恒：可以。也可兩個表揚一個大獎。

傅慧儀：我也想表揚《The Last Day of Bulkin I.S.》。

Mary Stephen：剪接方面很完美。

鄭珮詩：頒獎禮時要請大家說幾句解釋為何要表揚。

何宇恒：今年整體十部作品沒一部覺得難看，過程很愉快。

鄭珮詩：結果是《Shred of Hope》和《Intoxicant》分享大獎，《Piece of Cake》和《The Last Day of Bulkin I.S.》特別表揚。最後請評判頒獎前把結果保密。